

# 跨文化视域下白先勇小说《纽约客》中的文化冲突研究

关树蕙<sup>1</sup>，梅潇尹<sup>1\*</sup>

(<sup>1</sup> 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000)

**摘要：**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是跨文化交际中不可避免的核心议题。华人作家白先勇的《纽约客》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漂泊异乡的“纽约客们”迥异的生活际遇与命运，深刻揭示了离散华人在异质文化语境下艰难的身份重构与精神困境。本文从跨文化视角透视了小说中蕴含的中美文化冲突及其根源，并通过分析人物面对冲突的差异化态度，提炼出对跨文化交际实践及教育教学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跨文化视角；文化冲突；白先勇；《纽约客》

**DOI：**<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7.934>

## A study on cultural conflict from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A case study of Bai Xianyong's novel *The New Yorker*

Guan Shuhui<sup>1</sup>, Mei Xiaoyin<sup>1\*</sup>

(<sup>1</sup> University of Mala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Malaysia, 50000)

**Abstract:** Cultural conflict and identity problem are inevitable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New Yorker* written by Bai Xianyong, a Chinese writer,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and fates of "New Yorkers" who are wandering in a foreign land with delicate and vivid brushwork, which presents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give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China and the USA cultural conflict in the novel and its causes, and summarizes the implic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rough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Keyword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ultural conflict; Bai Xianyong; *The New Yorker*

### 引言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与适应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核心议题。白先勇的《纽约客》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华人移民在异质文化中的生存困境与身份焦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既往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叙事美学、离散主题或“无根”的漂泊感，虽成果丰硕，但多停留在文学批评层面，鲜少引入跨文化交际学的系统理论对其冲突进行深层剖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鉴于此，本文采用跨文化视角，以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为分析工具，选取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三个核心维度，分别透视小说中中美在教育理念、婚恋态度及核心价值观上的剧烈碰撞。通过“理论与文本”的互证，本文不仅旨在揭示人

作者简介：关树蕙（2002-），女，云南丽江，硕士，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

通讯作者：梅潇尹，通讯邮箱：[meixiaoyin-ynnu@163.com](mailto:meixiaoyin-ynnu@163.com)

物悲剧命运背后的文化心理根源,更试图结合人物的应对策略,提炼出对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个体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现实启示。

## 1 跨文化视角下的《纽约客》

### 1.1 白先勇与《纽约客》

白先勇于1937年出生于广西南宁,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第五个孩子。由于战乱,白先勇从小就随家人迁徙于广西、上海、香港、台湾等几地之间,尽管家境优渥,但漂泊不安的生活和特殊的童年经历使得白先勇比常人多了一份敏感体察生活的心。童年辗转于中国各地,青年时期游历于大洋彼岸,长期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接受了中西两种不同形式的教育,这在无形中构建了白先勇多元的文化身份,因此,在白先勇身上既有东方传统又具有西方精神。而旅美经历是其复杂人生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远渡重洋后,中西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差异给白先勇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异质文化面前,白先勇也经历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边缘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文化差异与冲突时常在他的作品中得到表现。

《纽约客》名字或取自美国著名杂志 New Yorker,也喻指漂泊客居在美国的异国浪子们。全书以六部短篇小说构成,同一时期,白先勇还创作了如《安乐乡的一日》《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等“纽约客”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均以留学生或留美华人作为书写对象,他们都是中国人,却因种种原因留在美国,从一个文化圈迁移到另一个文化圈。面对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美国大都市,他们有人或痴迷,或陶醉,也有的人背负着乡愁和面对巨大的文化冲击而迷失,而沉沦。白先勇所创作的“纽约客”系列小说正是立足于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背景下,描写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悲惨命运和波澜起伏的生活。这些人的命运集中展示了“纽约客”们在面对文化冲突时所产生的不同的反应以及身份认同困境。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也从跨文化视角透视了文化差异、历史与身份文化认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跨文化性,可以认为《纽约客》是一部跨文化作品。

### 1.2 跨文化理论概述

所谓跨文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族群之间的交互。它并非单指某一类学科,而是一种方法论或是具有比较思维的思想,起初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后用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sup>[1]</sup>。跨文化视角即是指超越单一文化的局限,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背景,能够全面认识到不同文化的差异与相同之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借鉴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具备跨文化的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十分重要。运用跨文化的理论对白先勇的小说《纽约客》进行研究,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和后殖民批评理论。下文将着重对这两个跨文化理论进行概述。

#### 1.2.1 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

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用于描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包括五个维度,在白先勇的《纽约客》中,华人移民置身于中美文化的断裂带,鉴于小说的叙事重心,本研究将选取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以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三个核心维度,作为透视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论切口。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sup>[2]</sup>,权力距离主要有两种类型: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在《纽约客》构建的华人家庭图景中,这一维度主要体现为教育理念中传统的父母威严与美式平等观念的冲突。

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通常表示社会成员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感到不适的程度。高度回避的文化更注重权力、地位、资历、年龄等因素,力图通过以下方式规避这种情况:提高职业保障、制定更加正规的规章制度、不允许极端的意见和行为、信任绝对的知识以及专家评价。回避程度低的文化对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比较宽容,规章制度少,在哲学、宗教方面他们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同时存在<sup>[2]</sup>。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这是指在某一文化中所表现出

来的关心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这种维度的实质实际上是社会中的成员所提供的自我理解是独立的还是相互依赖的。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霍夫斯泰德用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差异,以及社会分工中的差异来评价各国文化在性别差异上的价值取向。男性气概是指社会中主导价值观的程度以男性为导向,女性气质则反之。

长期取向和短期取向(Long-term and Short-term)这个维度表述的是不同文化内的成员在时间的维度上,对生活和工作定位,即处于某一文化中的成员对延迟其需求的满足所能接受的程度。

### 1.2.2 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

后殖民主义批评约莫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它是一种多元的文化批评理论,主要研究直接的殖民统治时期结束之后,原宗主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sup>[3]</sup>。后殖民主义中最为著名的是有“神圣三剑客”之称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三人。赛义德在他的《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不是东方,而是被西方构建起来的他者”<sup>[4]</sup>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这一振聋发聩的论点使学者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以及文化霸权主义;斯皮瓦克则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性别角度开启后殖民批评的新视角;后起之秀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文化杂糅”“第三空间”“文化身份”等观点对于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启发。后殖民主义批评所涉及的文化霸权、身份认同以及族裔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白先勇《纽约客》中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困境所产生的根源,在理论层面上,它与《纽约客》遥相呼应。

## 2 《纽约客》中的中美文化冲突

在白先勇笔下的《纽约客》中,华人移民面临的文化震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切面。鉴于教育理念、婚恋选择与价值取向是第一代及第二代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碰撞最为激烈的领域,本章选取霍夫斯泰德理论中涵盖上述领域的三个核心维度进行深入剖析:首先,通过权力距离维度审视中美教育理念中的等级与平等之争;其次,借助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探讨婚恋态度中的保守与开放之别;最后,立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维度,揭示深层的价值观念冲突。这三个维度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精神困境的成因。

### 2.1 权力距离:教育理念冲突

按照霍夫斯泰德的文化视角理论,中国是权力距离较高的国家,而美国是权力距离较低的国家,这使得中西国家在教育理念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父母对于孩子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并且非常注重家教教养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和家庭责任感等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女主人公依萍自己是中国世家出身,家教严格,她对女儿宝莉唯一的期望就是把她训练得跟自己一样: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女孩。但生于美国,长与美国的宝莉,从小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一切生活习惯都已经美国化了。美国文化长期受到新教的影响,是低权力距离的国家,主张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在家庭教育中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能力,所以宝莉从上小学以后就不愿再说中文,也学着其他美国孩子一样直呼父母的英文名,她在生活中是一个活泼、调皮甚至口无遮拦的孩子,这似乎与依萍理想中“规规矩矩的女孩”大相径庭,在一次争执中,依萍一气之下打了宝莉,她所坚守的传统教育理念认为只有对孩子严加管教,孩子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宝莉认为被打的行为是人格被轻视的表现,最终母女二人不欢而散。文章中的依萍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与宝莉所代表的美国的家庭观念是中美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部分。

### 2.2 不确定性规避:婚恋态度冲突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态度。具有较高不确定性回避度的文化,比如中国,他们往往过着安定的生活,与周遭环境保持一种稳固的关系,并且在追寻着真正的事物;而美国这种不确定性规避系数较小的国家,则更倾向于冒险、兴奋、对新鲜事物抱有开放之心。

在《谪仙记》一文中,文章主人公李彤与其姐妹黄慧芬、张嘉行和蕾芷苓四人均出身富裕,怀揣梦想而去往美国,小说描写了这四位女青年在美国的离散生活和经历。与李彤不同,黄慧芬、张嘉行和蕾芷苓三人在异国文化在处于一种“自保”的状态,在异质文化冲击中她们始终坚守着自身传统:在华人圈子活动、按部就班完成学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在婚恋态度上,她们保持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婚姻观点:嫁个如意郎君组个好家庭,相夫教子,做个规矩的妻子,安稳度日。而在美国文化体系之中,人们更加看重婚恋自由,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追求刺激的倾向,与其他三人不同,在两种文化之中游离,李彤选择用美国式的生活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因此,她没有稳定的伴侣,频繁更换男伴,张扬而追求刺激的行为在其他三个伙伴眼里格格不入。

### 2.3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冲突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在一定历史环境中,处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思维方式、审美标准等,属于最深层文化,是引起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因素。在《上摩天楼去》一文中,妹妹玫宝深深挂念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玫伦,还没来得及去自己的大学安置就瞒着姐姐坐公共汽车偷偷跑来看望姐姐,她只想和姐姐一同分享纯粹的快乐:“今天晚上让我们,你和我,爬上皇家大厦,站到世界最高的摩天楼顶上去”,这时的纽约、皇家大厦对玫宝来说还是想象中的西方现代世界:发达、繁华、自由;当玫宝拎着行李箱站在玫伦家门口时,玫伦除了吃惊却没有丝毫喜悦的成分。眼前的玫伦已经不是细腻温柔、内敛矜持的姐姐了,阔别两年,她变得明艳奔放,追逐利益,灵魂和精神已然变得俗气不堪。美国是重商社会,经济与个人利益在其价值取向中非常重要,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倾向于温和、谦让和仁爱。玫宝与玫伦之间的隔阂,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我们”和“我”的概念认知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社会成员对内群体组织的服从和认同,正如玫宝看重亲情和血缘;而美国文化强调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我”被放大到独立的存在,个人追求、个人幸福是单个个体的行为,玫伦身上正体现着这种“个人主义”。纽约不再是玫宝想象中完美繁华的大都市,美国社会的人情淡漠和功利化让玫宝感到愤怒与伤感,最终她只能一个人登上皇家大厦,俯视着繁华的纽约,愤怒地将栏杆上的积雪扫下去。

## 3 “纽约客”们面对文化冲突的不同反应与选择

从中美教育理念的差异,到婚恋观念的殊途,再到深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这些文化冲突构成了‘纽约客们’难以逃遁的生存背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夹缝中,如何安放身心、重构身份,成为了每个角色必须面对的考题,在中西文化尖锐的冲突中,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映和选择,这也暗自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 3.1 文化交锋中的对抗心理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提出了“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的概念。他指出,文化休克就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这在《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主人公依萍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安乐乡里唯一一户中国人,依萍实则是孤立无援的,她首先要面对的是自身身份与外部环境不协调的冲突,安乐乡的太太们也将依萍当作稀客,这就使依萍愈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与众不同,因此更加拘谨:“每逢聚会时,依萍便穿上中国旗袍,嘴上一径挂着一丝微笑,放柔声音,一次又一次的答复那些太太们三番四复的问题。后来有好几次,邻居太太来邀请依萍去参加社交活动,依萍都托辞推掉了,因为每次出去,依萍总得费劲的做出一副中国人的模样来,常常回家后依萍累得要服头痛丸”,烦恼和焦虑是“文化休克”的一种典型心理反应;其次,当一个人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体系之中对于陌生的信息难以接受或做出正确的判断时也容易产生“文化休克”。依萍从小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她一生的愿望就是想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一个贤能的母亲”,而她在国内信奉的金科玉律放在美国却不受用了。深怀传统的依萍与悄然西化宝莉正代表了两种文化的对抗,在这一争锋中,依萍所持的是对抗态度,她试图通过喝牛尾汤、讲中文、迫使女儿说自己是中国人来塑造宝莉的华人认同感,但终是徒劳。最终在宝莉“我不是中国人”的强烈反驳和丈夫的默许纵容下,依萍眼睁睁看着宝莉的“失根”而无能为力,自己的内心陷入焦灼。

### 3.2 文化融合中的适应心理

何谓“文化适应”？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edfield）、拉尔夫·林顿（Ralf Linton）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在二十世纪初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从理论上讲，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sup>[5]</sup>”，是指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后，自身行为和心理上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调整 and 适应。尽管《纽约客》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但中美文化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也并不是不可调和，《纽约客》中的玫伦、黄凤仪、云哥等人身上便体现了文化融合中的适应心理。《上摩天楼去》一篇里的玫伦，在美国的几年时间里已将身上的东方传统全部磨灭了，她在美国社交场上如鱼得水，早已习惯异国生活；《谪仙怨》中的黄凤仪很自然地抛弃了东方的伦理禁忌，甘愿沉沦出卖肉体，欣然享受美国底层的生活方式。Berry 提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的模式：文化融合／多文化共存、文化同化、文化隔离、文化边缘化<sup>[6]</sup>，玫伦和黄凤仪的文化适应方式可以看作是自觉选择了文化同化，甘愿割裂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美文化的对立中，美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心，而中国属于弱势文化，“在东西方之间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关于东方的话语交流往往容易成为文化霸权的体现<sup>[7]</sup>”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东方”实际上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带着异质文化背景想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很困难的，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玫伦和黄凤仪的自觉同化未尝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自保。

### 3.3 文化夹缝中的矛盾心理

面对文化冲突，除了上述的保持对立和自觉同化的态度外，《纽约客》里还重点突出了处在文化夹缝中的矛盾心理。《芝加哥之死》中的主人公吴汉魂正如同他的名字一般是“无汉魂”，他怀着对西方文明的憧憬而来到芝加哥留学，六年来他寄居在芝加哥阴冷潮湿的地下室埋头苦读，甚至舍弃了远在台湾的恋人和重病的母亲，只为有朝一日获得博士学位，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但等吴汉魂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时，他才反应过来自己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格格不入：“他突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望着繁华热闹街道和高耸入云的大楼，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远渡重洋，与母国文化的疏离使吴汉魂“失根”，而美国的社会文化于他而言又是不相容的，使其成为无所归依的“离散者”，痛苦地在中美两种文化中挣扎，最终在这种文化的夹缝中选择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同样，《谪仙记》中的李彤也是游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离散者。她曾经家世显赫，但战争爆发、父母意外身亡使这位“中国公主”从高处一落千丈。故国，于李彤而言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美国，是永远无法获得归属的异邦。无论是吴汉魂还是李彤，在异质文化中生存，他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又在被双重价值观所不断撕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时怀有对西方文明的困惑亦有对母国文化的留恋，这使得他们处在文化的夹缝中，比一般人更加矛盾和煎熬，在这种挣扎背后，死亡，或许是一种解脱。

## 4 《纽约客》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小说生动的展示了许多华人移民在美国的跨文化交际冲突案例，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作品被放置到更广阔的视野之下，通过阅读其作品，读者可以了解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并对中美跨文化交际有所感悟与反思，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更好的理解对方文化、促进中华优秀文学作品在境外传播有着积极意义。

### 4.1 开放包容，超越表层差异

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小说在很多地方都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例如教育观念上，依萍固守家长权威，希望将女儿培养成规规矩矩的女性，而丈夫伟成则接纳了平等观念，只希望宝莉能自由健康成长；在婚恋观上，传统女性如黄慧芬、雷芷苓追求安稳的相夫教子，而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李彤则追逐无拘无束的恋爱自由；在价值取向上，玫宝的集体主义亲情观与玫伦的功利主义现实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文章中随处可见文化差异和冲突，但两种文化都根植于自己独有的社会文化背景，都符合各民族的生存状态，因此并没有高下之分，好坏之别，这也启

示我们在跨文化教学中,不应只停留在“文化有差异”的表层说教,而应引入跨文化理论框架,引导学生分析差异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

而多彩的文化也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正如在《Tea of two》一文中,白先勇塑造了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在曼哈顿的“欢乐吧”里,有华人,有犹太人、菲律宾人,还有许多混血儿,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这里不再是文化冲突的中心,每个人都以包容开放的态度看待文化差异,呈现出中西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 4.2 求同存异,提高文化敏感度

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个体应如何自处?小说中人物的经验,为当前处于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及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身处异质文化中的个体,必然面临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剧烈碰撞。白先勇笔下的依萍在《安乐乡的一日》中与白鸽坡的白人太太们格格不入,其根源不仅在于语言障碍,更在于她们彼此不了解,并受到定势偏见的影响所致。她带着固有的文化定势进入美国社会,既无法理解白人太太们的宗教与社交方式,也无法让对方理解自己的文化处境,最终陷入孤立。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强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敏感性,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深入理解冲突产生的根源,既不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文化加以蔑视,也不要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傀儡,妄自菲薄。其次采取整合的策略:小说中的伟成提供了一个正面的适应范本。面对中美教育理念的冲突,他没有像依萍那样全盘排斥,也没有完全西化,而是采取了融合策略——既保留了中国文化中“教导子女”的责任感,又吸收了美式教育的民主自由元素。这种在不同文化中寻找同一性、取长补短的能力,正是当代跨文化人才亟需具备的核心素养。

#### 4.3 流动的身份认同构建

在《纽约客》中,白先勇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海外华人在纽约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文化冲突,他们早已远离故国,脚踩一国土地,是来自东方的“他者”。

他们在异质文化面前,或对抗或沉沦,或是处在文化夹缝中极度挣扎,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在异质文化面前无法构建文化身份所致,这背后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认同,小说中有如黄凤仪、玫伦等人完全抛弃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找到了认同;吴汉魂、李彤一方面割舍不掉对母国的眷恋,又难以融入西方世界,而游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难以构建起文化认同;亦有如依萍,固守着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身份,却发现与周边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sup>[8]</sup>。霍尔在他的族裔散居文化认同理论中提出了“身份认同是流动的”观点,“认同使我们所做的不是无休止的重复解读,而是作为变化的同一起来解读。”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永远在发生、没有完结,它会随着时间流转而发生改变,文章中这些人物难以构建身份认同的一大原因正是将身份认同看作是静止的、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跨文化交际需要时刻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碰撞,在全球化的今天,身份认同的构建需要通过不断改造以适应差异的生产与再生产来更新自身的身份。

### 5 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的整合,世界各地的文化互动越来越密切。但是,文化是有继承性的,也是稳定的,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多样性是不会被改变的。华文文学记录并反映了海外华人的移民生活,有着深刻的跨文化研究价值,本文从跨文化视角对著名华文作家白先勇的小说《纽约客》进行解读,深入解析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分析了中美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文章中的人物面对文化冲突的不同态度,挖掘出了中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些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启示,这能为处于全球化环境中的人们提供正确看待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视角,能够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跨文化交际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文化冲突并寻找其平衡点。

#### 参考文献:

- [1] 赵昕旖.跨文化视野下的现代都市书写[D].昆明:云南大学,2019.

- 
- [2] 李文娟.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J]. 社会科学, 2009, (12): 126-129+185.
- [2] 李文娟.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与跨文化研究[J]. 社会科学, 2009, (12): 126-129+185.
- [3]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 [4] 黄晶晶. 身份认同视域下的中国后殖民批评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3.
- [5] 孙朝阳, 王卫民.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海外实习问题研究[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 (04): 125-128.
- [6] Rudmin, Floyd, W.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of Assimilation,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3, 7(1): 3-37.
- [7] 王丽娟. 跨文化适应研究现状综述[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 (04): 44-49.
- [8] 张京媛.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1999 年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7.